

浅论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

胡亚敏

摘要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化网络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批评流派的迅速更新所显示的强烈的革新变化态势;崭新的语言观和自觉的语言批评意识;批评的理论化所带来的理论建构和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批评的世界性传播使文学批评成为跨国学者的共同创造和共享资源。

关键词 文学批评 时代特征 变化 语言 批评理论 全球化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变化的时代,整个人文科学领域不断在否定和危机中取得重大突破。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更是异常活跃,高潮迭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人文科学领域中一道突出的风景线,因此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是面对这此起彼伏的批评流派,人们又感到目不暇接、难以招架,以致有人感慨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与以往时代相比的最大特征是无特征。我们认为,在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的文学批评流派中划分出两种对立的思潮和倾向的做法是欠妥当的,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批评流派之间没有相关性可寻。综合考察近百年来繁复复杂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中所呈现的不同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这种考察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把握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和更从容地走向 21 世纪将大有裨益。

一、强烈的革新变化态势

近百年来,西方文学批评领域思潮纷呈、流派迭起,涌现的批评流派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推陈出新速度之快,更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今天,一种批评模式在批评史上雄霸数百年甚或几千年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否定和翻新成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式。“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绝妙概括。

文学批评的这种发展变化是与 20 世纪整个文化网络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乃至深层次的哲学论争的嬗变共生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不倦的否定和探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哲学领域开始了对形而上学的挑战。昔日由神或理性为世界和人的存在的意义和秩序提供最终的保证或依据的信念受到人们的怀疑,“存在”、“知识”、“真理”、“意义”、“主体”等概念均被重新审视。众多的哲学流派尽管分属不同阵营,持有不同的理论主张,但都不约而同地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对终极真理的否定,对那种认为现实的一般本质可以通过某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加以限定的看法的摒弃。以波普为代表的 20 世纪科学哲学提出的方法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测和假说,科学的精神不是昭示无法反驳的真理,而是在坚持不懈的批判过程中寻找真理,科学的特征在于批判思维,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是科学的精髓。那种认为自己的理论唯一正确,声称能够解释一切的学说属于伪科学之列,绝对无误是幻

想的特征。在当今,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科学论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文学观念,一切都在变化着,变化的观点和相对的观点在20世纪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20世纪哲学中这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以及它们的偏颇都对文学批评包括其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终极真理的完结,变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文学批评领域充盈着批判和否定的活力。一些批评理论家勇敢地怀疑现存的知识,执着地探索着文学批评的新路径,在整个文学批评领域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批判和求新的热浪。

在世纪之初,俄国形式主义就率先对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批评提出质疑,它们将文学视为与经验世界无关的客体,反对任何从外部即从政治、经济、思想史或心理根源上分析解释文学作品的倾向,重新界定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形式上规定了文学艺术的本质。此后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继续高举形式主义的大旗,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发起猛烈攻击。它们拒绝将文学作品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反映,称作家研究为意图谬误,甚至提出了“作者之死”这一极端的口号。在理论建构上,他们把文学作品上升到本体的位置,视文本为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力图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文本的艺术形式,探求其内部各种因素的组合和转换规律,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分析的方法。此后的解构主义批评仍立足于文本,同时突破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封闭性,大胆解构二元对立、用异延替代共时,形成了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文学批评运动。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正是通过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批判,实现了文学批评的重心从作者到作品的转变,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模式之一。

在20世纪的这种否定和更替中,我们还看到了文学批评在新的层面上的“循环”。本世纪下半叶,文学批评领域悄然出现了一种对形式主义反思的潮流,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批评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变化。60年代出现的读者反应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特别是70年代末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它们都突破了形式主义批评的樊篱,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肯定了文学和社会的联系,表现出返回历史的努力。“文学的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文学作品必须诉诸历史的理解。它们或把文学批评的重心从文本移向读者,从读者的角度审视文学的本质;或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社会压迫、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中的异己成分等,从而使“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又出现在文学批评的议程中。这种重返顽强地表明了社会历史与文学之间不可割舍的关系。当然,这种返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延续,它们创造的是一些新的形式的历史。文学批评的这种回归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的是遵循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

应该说,20世纪文学批评的盛衰演变与其内在的矛盾也有着直接关系。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还是女权主义批评,包括晚近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它们偏执激进的观点中,一方面蕴含着新的认识和发现,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它们各自既有真理的因子,但每一批评范式又暴露出弊端和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种批评流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孕育了反自身的种子,而这些内部的“颠覆因素”是导致它们衰亡的直接原因。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提出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形成范式)-危机-革命(形成新的范式)-新的常规科学……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正是这样一种动态模式。每一种批评理论都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和式微的过程。在当今,已不可能有一种普遍承认的文学批评能在长时期内发号施令了。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就是不断用新的理论替代旧的理论的过程。不过,这种替代不完全是一种断裂,而是一种扬弃和补充。各种批评方法之间既有批判否定的一面,也有承继吸收的一面。尽管后来的观点是对先前的批判和否定,但所有的观点又互相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探索和进步。文学批评领域没有终极真

理,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开放性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模式。王位的空缺已成为并继续成为文学批评的常态。

二、自觉的语言批评意识

对语言的推崇和关注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又一突出现象。尽管不同的批评流派在批评主张和批评方法上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再是一种客体的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一种建构性的要素。语言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

要理解文学批评的这种语言意识,必须要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新的发展。20世纪的这场“语言学转向”几乎席卷了各个哲学流派。不仅英美的分析哲学从语言入手研究哲学,而且欧洲大陆的各个学派,从现象学到阐释学,都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加以研究。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语言学转向是哲学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①哲学关注的基本对象由主客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声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他提出的“语言游戏”、“意义即用法”等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语言的本质。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虽注重意识科学,但他仍把语言意义作为纯粹逻辑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出发点。后期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由语言组成的。人一生下来,便进入了一种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进入了一种固有的意义关系的网络。在当代哲学的视野中,语言由过去的“再现”成为一种“先在”,被赋予塑造一切的力量。20世纪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学转向”还更多地受到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提出,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具有任意性和差异性的符号系统,世界只有通过话语才可以理解,这些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被文学批评接受和阐发,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呈现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世界由语言划分,主体在符号系列中建构,文学在语言世界里生存。这种崭新的语言意识使人们对世界、对自身、对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往日的反映论和表现论在这种语言观的观照下失去了庇护所,因为要在世界上或经验中找到意义的保证就是忽视我们对这一世界的经验是由语言构成的这一事实,假定某一个体是意义的权威也就是无视主体性自身是推论性结构的理论。这种语言观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认识到语言的力量。

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中,语言被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所倡导的“文学性”,雅克布森对音位学的研究,就表现出对语言问题的关注。40、50年代出现的新批评则是一种细致的语义分析。在新批评的“细读法”中,人们仿佛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词语中的歧义、隐喻和张力。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更彻底的与经验世界的决裂。它们视文本为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并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对文学作品作共时的结构研究。在解构主义批评那里,语言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语言成为自由嬉戏的场所,文本变成一个人言言殊永无定论的世界,人们似乎已不可能与本真的自然世界相遇,而处处遭逢的是语言迷宫或符号陷阱。

在以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为主要对象的精神分析批评中,我们也看到了语言的踪迹。“心理分析学所全力探究的事实上正是梦的语言结构和语法”^②。拉康则进一步断言,无意识是语

言的产物,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而主体则在参与的话语范围内被建构、分裂和置换。即使在主张重返历史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那里,语言也具有本体和建构的特征。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批评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而是一种语言的阐释,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语言建构,它们都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语言的构架中得到了重塑。在今日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处处可以发现语言的渗透力,不仅语言、符号、话语、语境等已成为批评的常用词汇,而且像主体、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都以话语形式在文学批评中出现。

这种对语言的推崇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扩展了批评阐释的空间,并通过语言的差异使批评话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对语言的标举也使批评陷入一种逻辑困境,由于批评语言的狂欢,差异的极端化,将可能造成对话和交流的困难。

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倾向

注重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另一突出特征。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入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我们看到,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中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方法特色,得以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前沿。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还表现在严密的思维方式和冷静的科学态度上。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已经很难寻觅那种感悟和印象式的描述了。文学批评大都超出表层的经验描述,以一种抽象艰涩的论述展示在人们面前。在对作品的具体阐释中,批评家们总是遵循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理论观点,从某一特定的方法入手,并运用一些专门的术语,或对文本条分缕析,或通过文本阐发其原则和规律,从中显示出批评的逻辑力量。这类批评不再是体验和欣赏,而是一种发现或求证。在批评运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批评理论的有效性和批评家的学识和理论才华。这些批评文章大多艰涩难懂,初入者可能为之困惑,甚至望而却步,但若深入进去,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一些极富思辨性的哲理,而这正是20世纪这个分析的时代中批评理论的魅力所在。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使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的文学批评已日益摆脱它作为文学作品附庸的地位,一跃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文坛上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在批评活动中,文学批评凭借理论优势,在分析和阐释中生产出一个新的文本,从而使文学批

评变成一种创造活动。文学作品在各种批评理论的照射下不仅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甚至得到改造和重铸。

文学批评的这种理论化倾向,其优势与不足交织在一起。每一种批评流派所具有的理论框架都带有先验的性质,因而不免有唯理论之嫌,但同时这种先验性又恰恰是文学批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体现。其次,一定的理论框架由于限于某一视野之内而难以对作品作全面周到的观察,故有孤立、片面之嫌,但由于理论焦点的集中又使这一文学批评流派在某一方面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谓偏颇之处方显出深刻和独到。

四、文学批评的世界性传播

文学批评的“全球意识”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又一重要特征。如果说19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诞生和流传主要限于一种文化背景的话,那么,20世纪的文学批评则已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

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是20世纪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必然产物。现代交通的便利,电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都为文学批评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现在,每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思潮一经出现便不径而走,在世界各国流传、变异和发展,成为各国批评家关注和运用的对象。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经历了一条比较明晰的国际路线,从莫斯科的俄国形式主义经由布拉格的符号学派最后在巴黎形成结构主义思潮,而这股思潮形成后又成为席卷全球的结构主义旋风。此后的解构主义批评发端于巴黎,但它却在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找到了知音,开花结果,并很快风行于世界。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股思潮在欧洲大陆与美国遥相呼应,形成了既有一定的理论差别又有共同旨趣的文学批评运动,旋即又在不同国家流传。事实表明,孤立的在一国形成和发展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已日益不可能,文学批评思潮和运动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

当然,文学批评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批评的流传,应该说,它体现了各国文学批评的一些共同的要求和兴趣。在当今,文学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学者的知识结构也趋于接近,因此一些批评热点往往成为跨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很容易在各国找到适宜的土壤,得到不同国度人们的认可。可以说,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拥有它的志同道合者。无论是中国、阿拉伯,还是东欧、拉美,都不难发现同样的文学批评思潮的涌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播的中心源并不限于某一国或某一种文化背景。每一种文学批评思潮的产生都凝聚了各国学者的共同创造。女权主义批评就是在广泛吸收各种批评方法如社会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解构主义批评中建构的一种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批评模式。它的思想来源是世界性的,在创立中又融入了英、美、法等国学者的创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派别,特别是后期黑人和少数民族后裔女权主义者的加入,使女权主义批评出现了多极的倾向,而她们对父权制的反抗和建构女性文学批评的宗旨则体现了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共同愿望。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也不难看到东方文化的渗透。荣格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⑤。西方文学批评正是吸收了世界各国包括第三世界的精神文化的营养,又通过自己的创造再向全世界输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的交流是双向的。20世纪文学批评是人类共同财富,是有着共同兴趣的跨国学者群体的共享资源。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直接受到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演了西方近百年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这些批评流派的引进和传播,改变了人们单一的思维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下转第112页)

- ① 杨伟光:《坚持广告正确导向 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告》,载《电视研究》1996年第11期。所引原文中的数据有误,几个单项数字之和是58亿元而不是68亿元,是以说明。
- ② 郭镇之:《省一市电视情况调查报告》,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 ③ Hal Himmelstein. *Television Myth and the American Mind*. Second Edition, An Imprint of Greenwood Publishing, Inc. 1995. P. 16
- ④ 参看[美]芭芭拉·马图索《美国电视明星》第一章,杨照明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
- ⑤⑥⑦⑧⑨⑩ [美]芭芭拉·马图索:《美国电视明星》,第3、38、1、73、79-81、195-200页。
- ⑩ 《两年风雨话东视——台长穆端正访谈录》,《面对新世纪的召唤》,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1期。
- ⑨ 参看《现代传播》1996年第2期,第47-54页。
- 14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 15 16 《电视研究》1996年第2期第52页,第9期第4-9页。
- 17 18 [美]简·福伊尔:《实况电视的概念:本体论被视为思想意识》,载《世界电影》198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2] [美]芭芭拉·马图索:《美国电视明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
- [3] [美]简·福伊尔:《实况电视的概念:本体论被视为思想意识》,载《世界电影》1989年第2期。

作者:李显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范 军

(上接第105页)的兴盛。但我们也看到,在文学批评的世界大循环中,西方文学批评在传播中有一种顾盼自雄的优越感,中国文学批评则缺乏参与的意识 and 实力,并且在接受中还未形成足够的消化能力加以选择和发展。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警惕。在世界文坛上,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西方中心论”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受到关注。在未来的世纪中,我们一方面应该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交流中突破自身的局限,通过互相吸取获得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交流中的差异和冲突。全球化并不等于一体化,各国文学批评应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未来的文学批评摆脱某种中心论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的文学批评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的文学批评对话之中,对世界文学批评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生活的地球正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天涯若比邻”已不再是奢望,特别是当宇航员登上航天飞机或宇宙空间站,从太空俯瞰人类所居住的这个蔚蓝色的球体时,人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共同的命运。尽管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对抗,但世界走向综合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相信,多元与对话将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未来的文学批评将是一部雄浑的交响乐。

- ①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思维》,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7页。
- ② 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 ③ 参见荣格《心理学与东方》,伦敦,1978年版。

参考文献

- [1] [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2] [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3] [英]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李显杰

The Ir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Conflict

by Li Qirong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large numbers of Irish immigrants hav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for the reason of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poverty and hunger. A conflict between Irish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is unavoidable. This is because the Irish, on the one hand, have to learn and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ew cul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own culture. As time goes on, cultural congruence increases while cultural discrepancies decrease. S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rish community and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have become more harmoniou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m less obvious.

Issues of Archaic Greek Land War

by Yan Shaoxiang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war was epidem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some even think the Greek culture was a war culture. But an int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is is not tru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ar was not so widespread among the Greek poleis as some scholars suppose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a Greek hoplite war and demonstrates several stages of the war. The third part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chaic Greek land warfare and emphasizes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special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Greeks. In conclusion, the Greeks did not very much like war, compared to other nations in ancient times. The nature of the Greek civilization is that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but not of war.

On the Three Typ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y Lai Lix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major typ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s of criticism. The first type of criticism focuses on literary works proper. The critics analyze literary works with their own experience, wisdom and passion and activate the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s through a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ir critical response towards them. It is art-oriented criticism, with Lu Xun, Li Jianwu and Hu Feng as its representatives. The second type aims at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value. The critics attempt to dig out the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ethic, psych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that may exist in the works. They employ all western literary approaches and try to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learning-oriented criticism, with Wang Guowei, Pang Guangdan and Wu Shichang as its representatives. The third type serves politics. It does work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during periods of sharp political struggles but does not function well aesthetically. It is society-oriented criticism, with Qian Xingchun and Zhou Yang as its representatives.

On Time-related Features of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by Hu Yam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ime-related features of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both in approaches to and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Different schools of criticism adopt new methods and this has brought about setting up of new theories and new modes of thinking. Literary criticism is becoming globalized and critic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making joint efforts and share resources to bring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a new height.